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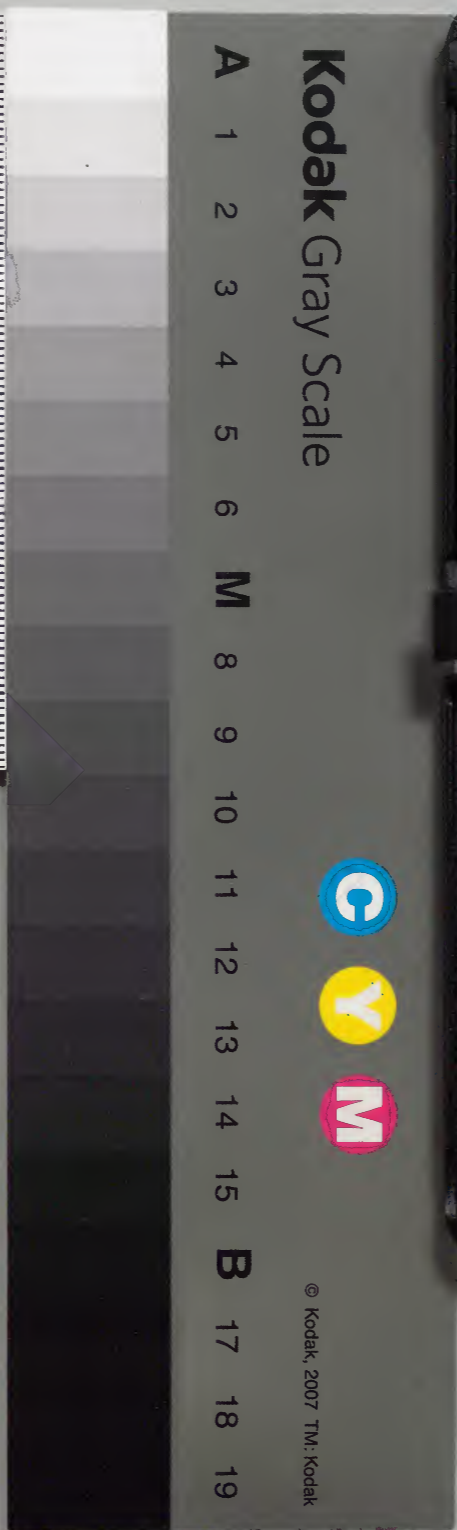
羣書日治要

二十八

漢書門			
類	五七三三號	一三函	六架
冊	四	冊	冊

元	五	漢
冊	七	書
三	三	冊
架	四	架
冊	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	(25)	
函號	297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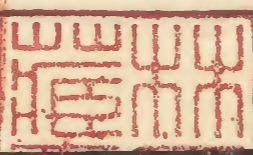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為鎮西將軍、劉備大率  
眾來、權命遜為大都督、拒之、備眾奔潰、拜上大  
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  
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  
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一  
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  
聖王念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  
譽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  
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  
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關中外職司多遣  
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  
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  
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  
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  
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  
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  
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  
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

舊無大將軍三字補之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  
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  
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  
權闔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豐未  
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旣淺雖使竭情盡節  
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  
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  
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  
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  
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  
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  
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  
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  
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

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  
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  
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  
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  
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勛永已悔亦靡及誠  
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  
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  
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  
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  
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  
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  
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  
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  
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  
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  
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潁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祭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

可奪全寄楊竺等為霸支黨譖愬日興祭遂下

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

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

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

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

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於是

有改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

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

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

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

曰晃

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島峙實

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

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竟徙和於故鄣羣

辭氣不撓諱晃言斥還田里吳書曰權寢疾

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免之意頗感寤欲徵

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

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

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

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

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



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為少府、江表

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斲

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

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

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

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

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

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

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及殺壹、以一身當之、為國

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

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為左丞相、時徙

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

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

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

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

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

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紆雄、君惠閉於羣孽、

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紆雄、君惠閉於羣孽、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疆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

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舊無人  
任非其  
四字補  
之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  
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  
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  
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  
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  
以壽終者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  
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  
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皓  
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今志幹  
與事作  
委以國  
事四字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悛郭  
連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  
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皓  
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  
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  
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  
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  
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  
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  
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  
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  
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  
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  
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  
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  
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  
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彘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  
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  
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  
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  
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  
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  
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  
左右不置姪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  
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

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舊無空  
戶至民  
為十八  
字補之

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安、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

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

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

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誠臣察陛下無思警誠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棄意日奢情日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其作有

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疲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祖宗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



刮作刻

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壹離，雖念刮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太皇帝之時，寇鈔懾威，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即位，為太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遷中書令，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媮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

媮近作親洽

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醒作醉

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

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  
 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  
 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  
 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  
 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  
 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  
 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  
 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  
 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傷作赤子

文興作登位 覺作苦

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  
 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蹙民求辦、是以人  
 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  
 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  
 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  
 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  
 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  
 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  
 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舊無不  
為難之  
不補之  
策作筭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  
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  
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  
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  
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  
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  
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  
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  
氏據三關之嶮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  
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為羈  
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  
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  
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  
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  
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  
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

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  
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  
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  
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  
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  
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  
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  
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  
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  
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  
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  
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  
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

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  
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  
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  
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  
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  
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  
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  
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  
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  
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  
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  
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  
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  
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棊局而賀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卽位，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

茶茗作  
茶癖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皓不許，遂誅

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

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



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吉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曩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

備羞作  
美饌

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  
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温爲味者口  
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  
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  
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効耻獨無有兵民之  
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  
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  
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  
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  
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  
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  
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  
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  
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  
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  
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  
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

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